

§ 尋夢夢菲斯(2)高爾吉亞

當愚昧成了主流，清醒便有罪。

普羅狄克斯與莫妮卡相繼離去，阿斯帕希亞也忙著招呼客人。

德謨克利特放下酒杯，看著修昔底德，語氣溫和：

「近暈眩還發作嗎？」

修昔底德淡淡一笑：

「幾天前拜訪希波時發作了一次，還好裴夏在，不礙事，休息就好。

你要前往埃及準備得如何？」

德謨克利特笑聲洪亮：

「都已準備妥當。」



這時候只見高爾吉亞從包廂門口走過，德謨克利特把他叫住：

「ㄟ，老高，進來一起喝酒！」

高爾吉亞見裡面只有兩個大男人，冷笑道：

「德謨克利特，你不是說「沒有節慶的生活是一條沒有客棧的漫漫長路。」，沒有女人那來節慶！」

修昔底德打趣：

「要我叫夢娜過來陪你嗎？」

高爾吉亞搖頭：

「今晚就不用了，其實看你們忙著致力於一生志業，我心裡反而有點空，正想一個人喝酒。」

德謨克利特：

「怎麼回事？我們都很羨慕您為雅典奔走，您的修辭學在雅典是經典之作。

我個人雖專注於自然哲學，對您的政治哲學並不熟悉，但是像蘇格拉底等人都十分欽佩您。

前天晚上晚宴時，我看您意氣高昂，都羨慕您老當益壯呢！」

高爾吉亞：

「都是假的，這生命中的一切都是假的。我六年前已經死了。」

德謨克利特與修昔底德對望，滿臉錯愕。

高爾吉亞繼續說著：

「我是西西里萊昂蒂尼人(Leontini)，6年前西西里被敘拉古人攻擊時向雅典求救，雅典的遠征失敗，當時我們正前往西俄斯島要平靖希獨。

其實當時我被波斯人威脅利誘，要鼓動雅典與斯巴達戰爭，我無計可施只好墮落。

如今亞西比德又鼓動遠征西西里，說什麼遍地黃金...哼，西西里滿地黃金？滿地狗屎還差不多。」

他抬頭，眼中透出疲倦的冷光：「

德謨克利特，你說我的政治哲學被蘇格拉底推崇？笑話！其實政治只有鬥爭，爭權奪利哪有正義。

真相？沒人在乎。大家都說自己想說的，聽自己想聽的。

庶民百姓心甘情願地被欺騙，丟了性命財產還要感謝這些政客賜給他們犧牲的機會，可憐！可悲！

蘇格拉底從前寵愛亞西比德在雅典不是秘密，亞西比德在風頭浪尖，只怕蘇格拉底要當替死鬼了。」

一陣沉默，德謨克利特終於開口，語帶嘲諷又帶孤獨：

「老高，你不必這麼悲觀。說說我吧！

大家看我是富二代，又是聖教派火系術士，總是開懷大笑雲遊四方，生活無憂無慮。可是呢？我經歷戰爭、瘟疫，眼見死亡、人性的荒謬貪婪，心痛得無法形容，除了哈哈大笑還能做什麼，我的寂寞，誰懂。」

他苦笑，晃了晃手中的酒：

「希波克拉底老是炫耀他的數學，我就陪他玩玩甚麼圓錐體、金字塔的體積、黃金比例、尺規作圖、數學歸納法... 無聊啊！老實說，那不過是我虛榮的遊戲，寫幾本「論數字」「論幾何學」「論切線」來證明自己的數學天份，滿足自己的虛榮心。

人們說我在人類學，生物學和宇宙學方面有獨特的觀點和理論。

天知道只是我的一種遊戲，一個空虛的人生遊戲。

昨晚 Lysis 的話像暮鼓晨鐘，敲醒了我。

該到埃及走走，尋找未來之路，如果有的話。

最後應該會回基地繼續研究「原子與虛空。」那才是我真正的夢想。」

修昔底德放下酒杯，慢慢開口：

「我被放逐這件事老高是知道的。

大家看我擁有金礦，享受雅典貴族的待遇，意氣煥發。但是老高可能不知道我的暈眩症偶而會發作。

雅典已經走向敗亡。

因為瘟疫，在公民兵嚴重不足的前提下，城邦只能加大對僱傭軍人的使用比例。作為國之重器的艦隊，也只能更多的採用貧民或者無地羣氓作為槳手。這對後來的雅典內部政治生態，將會造成破壞性的結構改變。

我努力審視戰爭，寫戰爭的歷史。沒有傳奇成分或許會使我這部著作聽起來不夠吸引人。

但如果有人想要清楚地審視過去發生的事情

以及基於人類的處境將來還會以類似或相近的方式再次發生，

他們判定這部書有用，那就夠了。

戰事對斯巴達有利之主因：雅典未能善待各盟友。

斯巴達則以解放者之姿來救助雅典各小城邦人民。換句話說，斯巴達人較瞭解心戰之重要。

強者多以實力擴張其影響力。當弱國嘗試以道德勸說來救國，乃是水中撈月，無濟於事。

老高，過幾天我要到基亞島走走，你一起來吧，我們一齊好好梳理所謂的政治，所謂的歷史，為自己的人生留下一點蛛絲馬跡。

我沒有背叛雅典，反被放逐。

背叛雅典算甚麼，背叛自己才是死罪。我該為自己，為真實，留下痕跡。」

高爾吉亞正想開口問，「甚麼基地，在哪裡？」

只見狄奧多魯斯摟著阿斯帕希亞走出另一個包廂，有說有笑，狀極親密。

德謨克利特看了，一陣哈哈大笑：

「人生得意須盡歡，失意莫失志，欲辯衷情已忘言。」

德謨克利特大笑聲漸止，三人沉默片刻，只聽杯中酒香與遠處絲竹隱隱傳來。

高爾吉亞緩緩開口，聲音低沉卻帶著光：

「我曾以修辭為刃，雕琢世人的幻想，為權者張目。如今想來，這言辭不過是影子，隨風即逝。但若言辭能愚弄，也能解放，為何不讓它解放靈魂？從今，我願讓我的话，不再只是遊戲，不再只是權謀，而是藥石，療癒人心。」

德謨克利特凝視燭光，語氣像夜色般深遠：

「宇宙是原子與虛空，但若我們心中的虛空不被思想照亮，便是一片死寂。我不再把哲學當笑話，思想該是一盞燈火。」

修昔底德抬眼望向兩人，眼神如深海：「歷史是冷酷的鏡子，但我要讓它照見的不只是殘骸，而是智慧，哪怕來自痛苦。」

燭火搖曳，三人舉杯，默契無言。這一杯，不為勝敗，不為榮華，而為一種約定——

讓言辭尋求自由，讓思想照亮虛空，讓歷史喚醒未來。

夜色深處，似有微光，從遠方，緩緩亮起。

後記：

1. 跟著施特勞斯閱讀柏拉圖的「[高爾吉亞](#)」Gorgias 483~380 BC
2. 雅典第二次遠爭西西里是在 415BC